妇产科的护士大都风风火火，我们科的护士不少是助产士出身，长期倒夜班，接产，堵会阴，各个腰肌劳损，腰间盘也没几个利索的。干不了助产士了，就上病房当护士，一般产妇的产程都看的很好。

护士没有爱干产科的，这些老助产士还凭着对产科的热爱和专长，还干的挺起劲。还有的就是新来的，出生牛犊不怕虎，能熬夜，喜欢小宝宝的。这样新老搭配，维持的挺好。

有一个护士，新分就是产科，一干就是十年，长的很漂亮，老公还是个有前途年轻领导干部。她就是喜欢产科，喜欢小宝宝的，总是笑呵呵的，轻声细语。她给孩子游泳，抚触按摩的的教学录象在电视台的生活频道播出过。

她每天穿着洁白的`工作服，带着护士帽，轻盈地在病房里忙忙碌碌。有一天下午，她端着一个消毒盘在走廊里走，忽然冲出一个妇女，不说话，伸出双手就抓她的脸。她惊叫一声，不由得蹲了下去，那个妇女还来拽她头发，可怜的她双手紧紧端着无菌盘，没法反抗。　　这时病房里冲出来一个男的，扯住施暴的妇女，说：“跟她没关系，你打人家干吗。”那个女的歇斯底里地喊：“都没有好东西，都不负责任，我把她们全砸死。”原来她家属生小孩评分略低，送新生儿室了。昨晚夜班发生的事，根本就跟她没有一点关系。闻声赶过来的医护人员把她的盘子端过来，扶起她，她的脸上多了十道血痕，泪流满面。她丈夫气的暴跳如雷，他的几个铁哥们听说这事，立刻要来打残患者家属，她拼命拦住了。经过医院调节，家属假模假势地道歉，她放弃追究，家属赔了一千块钱了事。她休息了几天又回院上班，脸上的伤痕很久才好，她换衣服的时候，经常对着镜子仔细地看，眼中的神色黯然。她笑的明显少了，表情淡淡的，说话也少了。老护士都感叹说：不讲理的谁没遇到几个。忙碌了一夜下夜班的护士更衣的时候，看见她的伤痕，又有人发牢骚，不是穷吃不起饭，谁家老娘们干这个。

她又忍了几个月，默默地给婴儿洗澡，抚触，她把温水到进泳池，用手试着水温。把套这小泳圈的宝宝放在水里，看着他们可爱的造型。她把他们抱出来用柔软的.毛巾擦干，轻轻地抚摩着一个个红润的婴儿，欣赏着他们，她在犹豫，还有点不舍。

但是她的老公坚决要求她去后勤，她终于不干护士了，脱下白大褂，穿上了衬衫制服，整理文件档案。她在后勤也经常和我们见面，笑容变得轻松和职业化，没有当初抱着小孩的温柔感。我们知道，她仍爱产科护士这一行。

十个月温暖的子宫生涯结束，来到这个陌生的世界的新生儿，往往不安得哇哇大哭。就在这个时候有一双温柔的手抱起他们，给他们洗得舒舒服服的，然后轻轻地按摩他们的小脸，小身体，揉搓他们的小手小脚，让他们露出舒适的笑容，这就是产科护士。如果他们知道抚摩他们的这双手的主人，要在这样高尚的工作中，无端被殴打，只能放弃，离开他们。这些小心灵一定不理解这个奇怪的世界。

人们只记得母亲，却没有人记得你，你却记得每个婴儿第一声哭啼。平凡，伟大，辛苦，委屈，这就是产科护士，提灯的南丁格尔，人间的白衣天使。